

他和他的磨刀砖

——易康印象记

□庞余亮

这年头，蹲在县城写小说的人不多了。尽管这是一个出过嘉靖七子之一的宗臣的县城，就是那个把势利的“门者”写得活灵活现的《报刘一丈书》的宗臣。这个县城里还长出过写《艺概》的刘熙载，“扬州八怪”之郑板桥，国共内战中的国民党将军陈欣。

张楚写过这方面的文字，叫《野草在歌唱》。文学的野草在县城里疯狂生长。

——青草们会长在什么地方呢？

张楚的藏身之地是税务所，而易康的藏身之地是一所初级中学——县城的初级中学，才正是生命的青草疯狂生长的地方。

比如易康的小说《詹妮的事》。

一个县城的小女子詹妮，是疯狂青草丛中曼陀罗。

曼陀罗的迷幻与宿命。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易康的小说。我总在想，为什么如此沉默谦逊的易康会写出一株曼陀罗？按理，在如此呆板而苍老的县城里，曼陀罗的根是无法着地的。

按二连三，易康小说如喷泉涌出。《暗处》、《亡命》、《风尘》、《情探》、《父亲和故事》、《观光塔记》、《回家》、《普鲁士蓝》、《销声匿迹》……

曼陀罗的迷幻之外，又多了极具现代性的迷舟，这迷舟，是现实与历史的焊点——优秀的小说家都是出色的手艺人，焊点奇妙，而在字里行间，却无影无踪。

“小时候喜欢历史，尽管只有评法批儒的书可看，但还是常为一些历史问题跟同学吵得面红耳赤。在这样的争论中，我说得最多的就是“事实”和“真相”。文革后，曾认真读过范文澜先生的《简明中国通史》，之所以认真，是认为它符合历史事实。不久长篇小说《李自成》大红大紫，我又开始了对这部书的膜拜，一厢情愿地觉得小说写出了历史的真相。可笑的是，我竟然由此做起了用文学还原历史的白日梦。”

——这是易康的白日梦：“还原”。

还原的基石是什么？

我想探究这位爱读书的中学老师的生长轨道。

——这也是我的白日梦，这世界上没有一个读者会通过小说家的小说找到小说家的隐秘之闸。

但可以肯定是的，他一直有离开这个县城。没有哪个像他那样，从小出生在小城，长在了小城，连出去上大学的机会都没有。作为家里唯

芦笛声声

有的渴望是种罪(组诗)

□古沙子

有的渴望是种罪

应该听到，你的远远
伴有水声。天气多变，云雨丰沛，
你名字会被呼啸而过的风呛到。

我的渴望是种罪恶。比如希望
一些风暴更加猛烈些才好，
比如来我身边，把我卷跑。

可是一枚潮湿的叶子
贴紧了地面，
虚掩的灵魂只是召唤
一个虚构的人。

黎明的光

黎明的光
是有重量的。靠窗户的床单
便被压皱了。
勤快的鸟鸣衔走
每一片早起的云，蓝从灰里
阔步而来……

此时，有人还在梦里，
等候一艘回归的船，守一座
孤零零的岛；
有人早已翻开
旧的睫毛，欣赏起别人眼中
新鲜的美好。

来自天空的教诲

是谁说喜鹊记仇的。如果你
两手空空，还不便给予，
切莫走近他们的食物，种下祸根。

我绕道而行，夕阳下的影子
扫过寺庙前的空地……扑棱棱
他们果真愤而去，我以为。

或许，拥有翅膀的生物
需要来自天空的教诲。之后的他们
落在屋顶上，俯视我

余晖中的眼神
很慈爱。

路面不动，灯下无人，
弦月紧挨池边柳
我看啊
今晚，夜容姣好
切莫辜负才对啊

百鸟巢已安寝，云也静悄悄
此时宜倾吐。怕只怕
眉眼多一点情字太重，
少一点又太轻
破了好意境……

我要，我们就做两块
被月光催眠过的小石头
你挨着我，我挨着你，不说话

让秘密
沉默。

想起一条静止的河

夕阳从墙上滑落，

公 告

敬告西子御园全体业主，西子御园 26、27 号楼架空层面积共计 1689.953 平方米，主体垂直投影部分地下自行车库面积共计 1978.9 平方米； 28、29 号楼架空层面积共计 1279.96 平方米，主体垂直投影部分地

下自行车库面积共计 2375.57 平方米，由 26—29 号全体业主共同使用。特此公告。

兴化市雄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6年7月21日

明

月如霜，好风如水，一
枝荷，静静地开在天地间，寂寞无人见。

去听荷吧，在一个静
静的月夜，月色朦胧，这个时候最好，夜色着墨，朵朵荷花，像开在水墨画里。

□孙丽丽

运，是偶然，也是命定。他熟悉这个古老的小城，熟悉每一块在日子中磨损仍然不说话的砖头，细个子的青砖，长满了青苔的青砖。他的《父亲和故事》尝试了戏仿。《普鲁士蓝》套用了戏剧结构，《替者》的写作则是受尼德兰画家老勃鲁盖尔的《盲人寓言》启发……

他在默默读，慢慢写。就像毕飞宇所说的“自己长自己。”易康在生长，长得很慢，看上去不粗壮，但是他就是他自己，是百年黄杨。

就像小说《青草》，这是他的反刍，那些砖缝中的青草，疯狂依旧苦涩，宿命依旧新鲜。

不经意间，易康已把县城的老青砖们变成了他的磨刀砖。

磨刀霍霍，得警惕易康，这个小小说界的秘密骑手。



绽 放

卢 寅 摄



心灵驿站

风听荷语

底色是夜色下层叠的荷叶。随便坐在水边的草地上，这时周遭是寂静的，你的心亦是寂静的，渐渐各种声音浮了上来，虫的吟唱，风的呢喃，露珠滑落的声音，草叶沙沙的声音。“风荷摇破扇，波机动连珠。”月夜暗影里，赏荷人微笑了，荷也微笑了，风动荷影，摇曳生香。

我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听荷。黄昏，我在湖边漫步，荷花美得嫣然，直抵灵魂。忽然听到荷花开的声音，如丝竹，如涟漪，一圈一圈荡漾开来。我想起宋人苏辙《和文与可蔬荳轩》：“开花浊水中，抱性一何洁！朱槛月明时，清香为谁发？”一种说不出幽婉的惆怅，让我的泪洒了下来。

雨中听荷，别是一番滋味。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荷花必是要沾过雨露才有娇态，若有风起，那水气清润得脱俗。当你走在细雨漫过的岸边，一朵莲花正无声地绽开，听雨水敲打挨挨挤挤的荷叶，声如钟鼓弦乐别有韵味。如走在江南古镇的雨巷里；如遇大雨滂沱而泻，则有一种豪迈与激越。雨中听荷，情感不同，心境不同，便听出不一样的旋律。

这时思绪蔓延，两个人的背影隔了岁月在凝视，你说：素来，读书人都是爱莲的，何况这荷花，风情玉露，粉白红润，一切美得宛若在梦境。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然而这一切已淡成剪影，如那雨后的荷塘，渐渐沥沥的热闹过后，是平静。世事如梦，人如秋花，只有记忆凄艳地静静地盛开在时光深处。

“西风初入小凉帆，旋织波纹迤逦蓝。行到闹红无水面，红莲沉醉白莲酣。”宋人范成大，暮年归隐苏州西湖，专门写荷花。细密的雨丝在静静地落，荷花最美在似开未开之际，那一抹娇红，你会感到天地间的灵气，全聚在这微颤的花瓣之上。“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不是莲子青如水，是姑娘的情怀像水一样的柔软。

天色终于昏暗
它才揭开面具
拥抱星辉，亲吻月华

那些幸福的褶子哦
在它苍老的脸上，忘我地奔跑……

暑假期间每天都可以来毕飞宇工作室·广场书屋看书啦!

为了扩大兴化毕飞宇工作室·广场书屋的利用率，广场书屋决定在暑假期间增加开放时间，届时每天将有来自城区六所学校（景范学校、实验小学、第二实验小学、楚水小学、新生中心小学、文正实验学校小学部）的一名教师志愿者在书屋为孩子们答疑解惑。

广场书屋暑期开放时间：7月10日—8月20日

每日：上午 9:00—11:00 下午 14:30—17:00

敬请关注“兴化毕飞宇工作室”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相关动态。

田头小草

苍耳钩住远行人

□朱秀坤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寔彼周行。”古奥清香的《诗经》连同那许多葳蕤草木，穿过岁月的长河，情感充沛地一直流淌到了2500多年后的今天。透过文字，采摘卷耳，望穿秋衣的那位思妇，仿佛还在原野上凝望，内心里满满的真是惆怅，如卷耳周身密集的尖刺，一心钩住那远行的良人。

卷耳，就是苍耳子，在吾乡俗称“万把钩”，儿时常悄悄地摘了下来，偷偷放在小伙伴的发丝中，这下好，她一下就被钩住了，甩也用不脱，捋也捋不掉。心里一急，嘴上便脆生生地骂了出来，骂得快，骂得溜，骂得咬牙切齿。有时还会有要好的姐妹帮着，糯米牙一咬，莺声燕语地一起骂，这就更加热闹了，一个骂得快，一个骂得慢，两个小丫头，一个桃花脸，一个胭脂红，一个麻花辫，一个蘑菇头，俩人的耳环皆一晃又一晃，说相声似的，不觉得恶毒，反感到有趣。被骂的人都觉得好听，却乖乖地呆在那里不敢承认。乡下的小姑娘谁不会骂人呢？但骂归骂，撒一撒气，吐一吐心里的委屈罢了，那“万把钩”还要扯下来的，硬生生地扯下来，疼呐！或许能疼出一两滴泪，眉头皱得老深，长长的秀发都要带下一小缕，总得别人帮忙才能顺利取下。用苍耳子来比喻刻骨的相思，万千情丝真像那根根尖刺，扎得人心里疼。

苍耳的别名极多，因其形似的就有狼牙棒、痴头婆、道人头，“野落苏”则因其叶类似茄子而来，落苏就是茄子。以意命名更有趣，叫老鼠愁、羊负来。想想，那牛羊

回 味

姑妈家的茶炉子

□顾怀满

迅速，姿势非常潇洒，十几只热水瓶，瞬间就都充满了。

茶炉子一般依墙而建，整体为长方体，一块正方形石板或木板台面露在门外，供放置水瓶用。烟囱垂直向上，破屋顶而立。灶体表面下方左右挂着一块木挡板，起防护隔热作用。灶体后一般放置两口大水缸供储水用，水缸通常半掩在地下，这样方便挑水工倒水。茶水铺的水以前都是靠专人从河里挑，然后用明矾沉淀。后来城里安上了自来水，就不再需要一舀接一舀地往“银子”里加水。一根水管连接着自来水和“银子”，只要开一下水阀，就可为“银子”加水，到是省时又省力。烧茶炉子轻松多了，有的茶水铺还省下了挑水工的一笔开支呢。

在那个条件艰苦的年代，平民百姓家连烧个热水都不容易。天刚亮，姑妈家的茶炉子前便排起队。每天最忙的时候当然是吃三顿饭的前后一阵子，有时这家忙，居民就多跑几步到另一家去充水。冬天的晚上，不少人家在临睡前都要到茶炉子上充点滚烫的开水回来，用它来洗脸烫脚，再灌满汤婆子。

茶水铺初期是公有制，归属伙院单位管。大约至70年代中后期才改为私有制，由业主独自经营、自负盈亏，每天的收入再也不需上交单位了。随着小城的发展和建设，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老虎灶茶炉的生意日益萧条，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老虎灶茶炉子完全退出了舞台。

身上沾上了浑身是刺的苍耳子，已是够难受的，小老鼠身上哪怕只一颗，还不得钩下一大把毛，这一夜可如何是好？愁死了。“常思”，大概也是从诗经里得到的灵感吧。如此众多的有趣名称，正说明了苍耳在中国分布之广泛，不过据说，这东西却是受人驱羊，从脚下带回的。

在乡村，阔叶利刺的苍耳并无人在意，荒野路边就有，猪羊灰奔，牛马不食，敢么？更未见过有人像诗经里的那位女子去采摘，在我们眼里，它最大的作用就是当小孩子恶作剧的玩具。但它依然固执地长于路边道旁，全凭它那坚利的“万把钩”，钩住谁，将它带到哪儿，就在那里扎根发芽，繁衍生息，即便没人待见，它亦有独特而强悍的生存之道。

但你可知，苍耳子是一味辛温解表的草药，全株泡茶喝，能治疗中耳炎的。尤其对鼻炎有一定疗效，小枣核似的苍耳子，炒熟，浸泡于香油中，数日后，以棉签蘸上，擦鼻孔，马上就能通窍解塞，长期坚持有明显疗效。后者是我在央视《健康之路》中看到的，应该不虛。大诗人杜甫也在诗中说“卷耳况疗风，童儿且时摘”，苍耳原还有祛散风湿作用的。料不到小刺同样的苍耳子，还有着扶伤医病的仁心，令人刮目相看了。

古人喜用中草药入诗、入谜、入联，若将苍耳子当上联，下联就是白头翁，恰好两味药。

诗经里的苍耳，却是一位沉浸于坚贞爱情的古典女子，是驱之不去的千年不渝的赤诚相思，“万把钩”一般牢牢地附着在有情人的心里。



柔

杨桂宏 摄



桑梓美饷

水鸡汤

□成授昌

知青那会儿，大热天干活太苦了，加上又没好的吃，一阵子个个没劲，站田里饿了，恨不得撇了锄头柳梢儿口。

一天下雨，我们去邻村知青那里借书，结果尝到水鸡子汤。啊，那味道好极了。于是向他们取经，学习了捉水鸡子的方法。水鸡子又叫田鸡都是当地叫法，实际就是青蛙。那时，我们知道那青蛙是捉虫的高手，保护着庄稼，农民是不准吃的，犹豫了几天最后在扛不住肚子的抗议。

那天晚上，我们先把下田的一套衣服都穿上，腿上裤管扎紧，鞋子穿好，防蚊子、防蛇，右手用破塑料纸包起，带了化肥袋、手电筒，就悄悄出发了。

寂静的田野里蛙声一片，凉风习习，可我们无心享受这一切，摸索着走路，怕我们村农民发现，不敢打电筒，跑得离我们村子很远，到了隔壁村子王家舍的水田附近，才下田埂。手里的电筒一亮，呵，那田埂上几步就有一家伙蹲着，有的鼓着大脖子正叫着。在灯光下，青蛙迷了眼吧，一动不动，右手一抓一个，抓了就朝左手拎着的化肥袋里扔。抓第一个时还有些害怕，后来就驾轻就熟了。遇到癞蛤蟆就放过去，听农民说，那癞浆

会伤人皮肤的，遇到小的青蛙也不抓，让它长。整个过程儿人都不讲话，手电筒的光也尽可能躲避遮掩，也怕王家舍的农民发现啊。

其实，一般农民都睡了，但有人夜里喜欢抓长鱼，也就是黄鳝。用竹子制作的一横一竖字形的笼子，叫“丫”，埋在水田里，叫“放丫”，这丫黄鳝钻进去就出不来，一田下工后，天一黑就放，这些人我们碰上就出不到，时间不对。倒是会碰到看田的，自留田里长了什么瓜果蔬菜，经常少，就要看了。也会碰到钓黄鳝的，据说用一铁钩就钓到黄鳝，关键是要找到黄鳝洞。

不大一会儿，捉了半化肥袋，我们就回了。回到家，急忙解除衣服，满身汗水，凉快一下，接着就要剥青蛙皮了。先用小铲切下青蛙的头部，这有些残忍，有时会听到吱的一声叫，在那没有声音的夜里，这叫声很惨人。瞬间，心里有点后悔，但是要吃啊，然后心一横，就顺着把皮剥了，接着撕开肚皮，把内脏去掉，剪去爪子，白花花的水鸡子肉就泡在盆里了。

第二天，用灶上内锅煨了一锅汤，香香的，水鸡子沾着酱油，肉老老的，耐嚼，吃了就喝汤，那几天我们改善了伙食，过了节日一般。

然而誓言却被生生活击碎；那时候我们手拉手要做一辈子的朋友，然而现在的我们却变得咫尺天涯。是的，我们忙于现实，困于时光，将最宝贵的情感置于或生活中的尘埃，纵然有时候会心痛得无以复加，心底却深知再深的伤口也会被时光抚平，再可怖的创痛都会染上时间的沧桑，变得不痛不痒。我们披着时光的枷锁，在碌碌无为中逐渐迷失自我，丢失不该丢失的人。当夜露降临的时候，才突然惊觉胸膛的空洞，曾经那鲜活跳动的心脏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离自己而去。有人说，黑夜里流的泪化作天际的星星，现在的星辰一片黯淡，慢慢地，我们连泪都不会流了。

不知不觉我们都会变成时光的奴隶，那些年我们说好要在毕业后里来一次轰轰烈烈的旅行，